

歌仔戲劇名：潯陽秋瑟

劇情簡介：明末，一代怪傑金聖歎誕生於春光明媚之江南，其一生狂傲、瀟灑、放浪！才華洋溢，而得名垂千古！為官時不慣官場醜態，罷官歸鄉，和妻兒共享天倫。開設學堂，教育子民。卻又因“哭廟抗糧”案，與吳縣十八名秀才一起為百姓請命，而遭來殺身之禍！其一生多變經歷，令人感嘆萬千，一掬同情之淚！

場次簡介：

序場：點出潯陽秋瑟的楔子

第一場 文曲出世

金聖歎乃是天上文曲星下凡，固其文思才敏，無人能出其左右，小時入私塾就學時，就能篡改詩經，展現其文才的狂妄。但也是這狂妄的個性，為其一生種下悲劇種子！

第二場 醉讀西廂

金聖歎十五歲，童子試科場名列第一，但金聖歎不愛聖賢詩書，偏愛【西廂】【水滸】等，當時文人列為淫亂之書。為此父親金源張震怒，卻改變不了金聖歎評點【西廂】【水滸】之心，與父親故友—雲博之女（雲瓊兒）兩人青梅竹馬，並以【西廂】情節互通款曲。瓊兒深通音律，與金聖歎合譜琵琶曲調【潯陽秋瑟】。

第三場 鴛鴦夢碎

明歿清初，金聖歎絕意仕進，開設學堂換得溫飽，原本金雲兩家希望共結秦晉之美，無奈雲父驟逝，瓊兒繼母嫌貧愛富，逼瓊兒另嫁富商為妾。臨行道別，瓊兒誓道，有生之年只為金聖歎彈奏【潯陽秋瑟】。只要【潯陽秋瑟】曲調不滅，鴛鴦終有重逢之日。

瓊兒別後，金聖歎整天渾噩度日，父親逝世後，為延續金家香火，不得不另娶爛淑村婦何氏。

第四場 鵝鰈情義

目不識丁的何氏，和金聖歎婚後，為讓金聖歎專心著書，一肩挑起家計，卻難取代瓊兒在金聖歎心中地位。待何氏與金聖歎分別生下一兒一女一金雍、金法筵後，金聖歎對髮妻態度才為轉變，鵝鰈義深。無奈貧賤夫妻，百事哀！世俗諸事，再再考驗此對夫妻！

第五場 哭廟抗糧

吳縣縣令任維初（山西人）剛到任，便嚴刑酷打負欠「國課」的貧民，任維初為了肥一己私囊，竟盜賣常平倉的國糧，又強令百姓補償。這種「監守自盜」的醜行，更激起全縣百姓的憤恨。金聖歎與秀才們憤激之情難歇，相聚文廟，鳴鐘擊鼓，號啕大哭，以示抗議。這時正好趕上順治皇帝駕崩的哀詔傳到吳縣，在蘇州文廟設幕帳哀悼，巡撫朱國治率領官吏和士紳舉行追悼儀式。秀才們隨即到文廟，向撫臣遞交控告任維初的揭帖，數千縣民亦跟著湧向府衙，喊聲如雷，紛紛咒罵並要求驅逐縣令任維初。把任維初視為心腹的巡撫朱國治，初是驚懼不已，後又老羞成怒，先發制人，竟叱令武裝士兵驅散群眾，先後逮捕以金聖歎為首秀才多人。

第六場 身陷囹圄

金聖歎被捕後，不改狂妄本色，處處與任維初作對，把任維初恨得牙癢癢的，妻兒四處奔波欲營救金聖歎卻處處碰壁！

第七場 潯陽秋瑟

中秋將至，金聖歎在獄中，意外遠處傳來琵琶奏彈樂曲【潯陽秋瑟】，原來雲瓊兒，不堪長期夫家大娘欺凌，逃出夫家，卻遍尋不著金聖歎蹤影。如今雖得知金聖歎下落，卻只能遙遙眺望，相會無期！雲瓊兒把對金聖歎一番情意，寄語琵琶。金聖歎再聽【潯陽秋瑟】，深感此生已了然無憾！

終場 七月飛雪

七月十三日，金聖歎臨刑之日，天忽然降下大雪，金聖歎見狀仰天大笑，直道：「天開眼！」遺作詩云：「天公地母報丁憂，萬里江山盡白頭，明日太陽來問弔，家家簷下淚雙流！」一代狂人，從容就義！但他為百姓請命的義舉，永留人間，讓後人傳誦不滅！

主要人物：

- 1· 金聖歎：從十八歲演到五十四歲（又名人瑞），一生才華洋溢、個性狂傲、放浪。俠骨柔情，因“哭廟抗糧”案，為百姓請命，而引來殺身之禍！
- 2· 何氏：從二十歲演到四十四歲。金聖歎髮妻，敦厚爛淑，為讓金聖歎專心評書，默默負擔家計，從不言苦。金聖歎因“哭廟抗糧”案歿後，何氏在暮年被發配充軍到寧古塔（今東北遼陽）。
- 3· 雲瓊兒：從十六歲演到五十二歲。金聖歎摯愛，明末後父親驟逝，繼母逼嫁，被迫婚配商人為妾。對金聖歎一直舊情難忘！後逃出夫家卻無緣與金聖歎再會，金聖歎死後，削髮為尼。終生為金聖歎及其家人誦經祈福。
- 4· 金源張：從三十歲演到四十六歲。金聖歎父親，是個最恪守儒家之道的人，但為了金聖歎這般「狂怪」的兒子讓他揪了一輩子的心。
- 5· 崔氏：從二十六歲演到五十二歲。金聖歎母親。最疼愛金聖歎，每回金聖歎受金父嚴苛教訓，總能即時呵護，使金聖歎免受皮肉之苦！
- 6· 丁子偉：四十歲。金聖歎摯友，因共謀“哭廟抗糧”，與金聖歎一同問斬！

- 7· 王仲儒、唐堯治、周江：吳縣秀才，年齡二十六至四十歲不等。因共謀“哭廟抗糧”，與金聖歎一同問斬！
- 8· 金雍：二十歲。金聖歎大兒子，個性溫文儒雅，“哭廟抗糧”案後，受父親牽連，被流放外地，十年不得還鄉！
- 9· 金法筵：十六歲。金聖歎大女兒，聰敏慧黠，溫和個性與母親相似！常為母親分擔家計。
- 10· 阿牛：二十歲。獄中小卒，金聖歎昔日門生。
- 11· 任維初：五十歲。吳縣縣令，貪贓枉法，魚肉鄉里之人。
- 12· 朱國治：五十六歲。巡撫大人，和任維初是一丘之貉。他為維護心腹任維初，先發制人，將金聖歎斬首示眾。
- 13· 吳行之：四十二歲。任維初師爺，與任維初狼狽為奸，盜賣皇糧，中飽私囊！
- 14· 吳鳳起：五十歲。按官，卻與朱國志同一陣線，陷害忠良！
- 15· 老管家：金家家僕，風趣忠心。

序幕

時間：黑夜

地點：監牢

人物：金聖歎、任維初

△一開場，漆黑舞台，投射燈投射在舞臺上主角身上。金聖歎身著囚衣，神情

落寞地盤坐地上。

△射燈投射在身著官服縣令任維初身上。神情嚴肅唸著手上宣判公文。
任維初：「查金聖歎為首等十八名秀才，所犯罪狀有四：一為震驚先帝之靈，罪大惡極；二為聲言抗打朝廷命官，目無朝廷；三為編造揭帖，鼓動集眾鬧事，違反律令。四為結盟立社，私通海賊，意圖謀反。查明屬實，罪無可赦！今宣判金聖歎為首等十八名秀才，秋日問斬！妻兒、家產，俱籍沒入官府，並發配充軍遼陽，終生不得還鄉！」

△金聖歎聽完後，先是一愣，後仰天大笑！舞台在金聖歎笑聲中暗去！

第一幕 文曲出世

時間：白天

地點：金家客廳、教室

人物：金聖歎（小時）、雲瓊兒（小時）金源張、崔氏、管家、老教師、小孩幾位、祝壽賓客。

△舞台燈啟，金源張焦慮站在祖宗牌位面前，唸唸有詞。

合唱： **【輕歌漫舞】**

三月春暖百花開，天送麒麟金府來，

金家老爺誠參拜，庇護夫人生頭胎

△老管家面露喜色登場。

老管家：老爺！老爺！好消息！夫人生啊！

△金源張一聽，也面露喜色。

金源張：是真个！是生男亦是生女？夫人有順事否？

老管家：老爺！汝嘛予我稍歇喘！一暈頭問遮濟？

金源張：汝毋著緊講！

老管家：夫人生查甫啦！人嘛真順利！

金源張：太好囉！我金家有後囉！

老管家：老爺！趕緊來去看嬰兒！順便替小少爺號一个好名！

金源張：嗯...今天是三月三，是文昌帝君壽旦，遮个嬰兒選這個時辰出世，

一定是跟文昌君有緣，將來必定是才高八斗，人中之龍！就予伊號名「人瑞」！
老管家：人瑞，好名！好名！

金源張：緊！緊來去看我的小人瑞啊！

△金源張與老管家笑著退場，舞台燈滅！

△舞台燈啟，舞台上整齊放著幾張書桌，幾個小朋友打扮成年約六歲模樣。開心搖頭晃腦背誦經文！老師手執教鞭，認真督導學生唸書！

學生齊唸書：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習相遠，苟不教，性乃遷，教之道，貴於專……。

△學生們皆用心背誦，為有小金聖歎不專心東張西望，百般無聊！

老師：真好！逐家把三字經背得真熟！今仔日，老師要開始教恁讀『詩經』！

△老師在講台上，忽然看見小金聖歎心不在焉模樣。震怒大拍講桌！

老師：人瑞！汝咧作啥？

金聖歎：我沒作啥！

老師：汝的心溜去佗位！

金聖歎：心不在學堂，不表示我人毋佇學堂，我只心遊天地興悠悠！

老師：猶閣咧應喙應舌，我問汝，《詩經》的開篇，是啥？

金聖歎：是〈關雎〉！

老師：背出來！

△金聖歎眼睛一轉，古靈精怪一晃腦，背出自創〈關雎〉。

金聖歎唱：【童謠】

關關雎鳩，在湖扁舟。

左遊右遊，天地悠悠。

關關雎鳩，在湖抓鰱。

左找右巡，溜溜瞅瞅。

關關雎鳩，在湖歌歌。

左聽右聽，箇箇喝喝。

關關雎鳩，在湖四周，

左擁右抱，你羞不羞！

△老師聽出，是金聖歎胡謔的詩句，更為震怒！

老師：住口！人瑞汝是咧讀啥！

金聖歎：我自創〈關雎〉！

老師：聖賢之書，豈容汝篡改！

金聖歎：老師，我沒篡改，只是模仿！

老師：模仿！古人苦讀書經，閣愛「懸樑、刺骨」。汝小小年紀，竟敢如此輕浮！不覺有辱聖賢嗎？

金聖歎：我祇感覺我有辱聖賢，聖賢所留詩句，若無阮遮後人，模仿、創新及流傳，待百年之後，啥記得古來聖賢个詩作。

△老師聽完小金聖歎話後，熟思了一會，語重心長對金聖歎道出。

老師：人瑞！汝小小年紀，難能有此番見解！老師深知汝的才華是人中之龍。但要知影『**水深流且慢，人貴語猶遲**』。汝當切記其中道理，萬萬不可自傲、浮誇！

△老師語畢，舞台燈光聚在小金聖歎身上，後緩緩減去。

△舞台燈起，舞台上呈現壽堂模樣。

△各路賓客齊聚金家，今天是金家姥姥六十六歲大壽，一片喜氣洋洋！

合唱：**【西江調】**

六月初六慶壽誕，金家雙老福壽全。

賓客登門來拜壽，眉開眼笑眾人間！

△金源張帶著小金聖歎，向高堂上爺爺、姥姥賀壽。

△金爺爺忙拉著下跪的金聖歎起身。

金爺爺：起來！起來！乖！

金聖歎：阿公，祝汝福比南山，壽如東海！

△金爺爺開心取下一枚最大壽桃。

金爺爺：人瑞！今天是阿公六十六歲生日，汝有想欲食否？

金聖歎：當然啦！

金爺爺：哪焉爾，阿公問汝？學堂老師所教道理，汝甘攏有了解啊？

金聖歎：阿公！學堂老師只是一直愛阮背冊，說四書五經是佢好个道理！

卻又毋講四書五經是好置佢？

金爺爺：喔？汝感覺按呢毋著嗎？

金聖歎：對啊！像這樣『**鴛鴦繡了從教看，莫把金針度與人**』的觀念，只是讓世間只會加出讀死書的戇書呆而已。

△一旁金源張見金聖歎，發表如此狂妄言論，起身斥責！

金源張：人瑞！休得無禮！

金聖歎：我哪有無禮？將來我一定要好好評點遮个才子書，好流傳後代！

金爺爺：好…好！有志氣！哪焉爾阿公要考汝遮个小神童！

阿公要汝當場作詩一首，那作得好，阿公手中遮个最大壽桃就是汝个！

金聖歎：哪有問題！阿公作汝出題來！

金爺爺：今日是六月初六，又是阿公六十六歲生日，我要乖孫題一首詩中，要有六個六字、六個壽字。乖孫！咁有困難？

金聖歎：這有什麼困難！阿公聽來！

△在場賓客都知道，這是金爺爺在考金聖歎，自然有一場好戲，個個睜大眼睛豎起耳朵！

△金聖歎，跑到書桌前拿起筆來，揮毫下筆！一會便寫好一首詩。呈給爺爺。

金聖歎唱：六月初六六逢六，六人賀壽同祝壽。

六個壽桃獻壽姥，壽壽增壽再添壽！

△金爺爺接過詩來，仔細數著詩中壽字與六字！

金爺爺：六個『六』字是對，猶毋過．．為什麼加出兩個『壽』字！

金聖歎：阿公，詩中有『增』、『添』二字，彼兩個『壽』字，一个是增的一个是添的！所以無準算！

金爺爺：妙啊！

△金爺爺聞聲大笑，頻頻點頭！眾賓客讚美聲不斷！

△金母崔氏由內室手牽著一個可愛小女生出場，一到堂前丫頭們便稟明金聖歎聰慧，讓她也眉開眼笑，以子為榮！

崔氏：人瑞！汝今日表現得真好！阿娘嘛有賞，等一下壽宴上，阿娘會做汝最愛吃的火腿蜜汁膏。

金聖歎：多謝阿娘！

△崔氏指著身旁小女孩，交與金聖歎。）

崔氏：這是汝雲世伯女兒「瓊兒」，交乎汝照顧囉！要好好招待喔！

△金聖歎看著這可愛小女孩，一見彼此投緣，立刻結為好友！

金聖歎：好！瓊兒！咱來去花園抓蝶仔！

△金聖歎開心拉著瓊兒退場！

△在坐賓客不斷向金源張恭賀，有子如此出眾，將來定能光宗耀祖！)

△但只見金源張愁眉深鎖，他只擔心金聖歎雖才思敏捷，但怕狂妄個性會為他人生帶來極大變數！

△舞台燈滅！

第二幕 醉讀西廂

時間：白天

地點：金家後花園、

道具：書本、琵琶、花園中獨特瓊花盆栽、酒壺、玉杯、托盤

人物：金聖歎、雲瓊兒、金源張、丫環、管家

合唱：【狀元樓】

時光荏苒已十秋，人瑞才名傳四周。

童子一試佔榜首，科場狂生令父愁！

△花園中金聖歎手捧【西廂記】看得津津有味，讚嘆不已！沉醉在【西廂記】情境中！

金聖歎：妙啊～

△後台傳來父親咒罵聲！打醒金聖歎美夢。

△金父氣呼呼上場，隨後跟著老管家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金源張：人瑞啊，汝遮个孽子啊！真是欲將我氣死！

△金聖歎來不及將書藏起，只得把書端在懷裡，起身問禮！

金聖歎：爹！是啥物代誌，惹爹受氣！

△金源張一聽氣得指著金聖歎鼻子大罵！

金源張：也攞有啥物代誌，會予我焉爾受氣！汝這個孽子，我才咧講，自汝十五歲彼年，童子試獨占鰲頭後，是安哪今年科試汝哪會名落孫山，原來是汝……真是不受教！

△金源張從懷中取出張紙箋，攤在金聖歎面前。

金源張：小畜牲！看汝寫啥？此次歲試題目是啥？

金聖歎：《如此則動心乎否？》

金源張：汝在文章篇末寫啥？

金聖歎：空山窮谷之中，黃金萬兩；露白葭蒼而外，有美一人，試問夫子動心否乎？」
曰：「動動動動動動……」

金源張：汝敢這樣戲弄考官！

金聖歎：我哪有！

金源張：一連寫了三十九字動，啊攞講無！

△金聖歎一本正經，伸出四隻手指。

金聖歎：「四十而不動心，本是儒家聖訓！」我寫三十九個「動」字，正好答出此回應試者闡發聖人四十而不動的道理！主考官祇了解我文章中涵義，怎能怪我！

金源張：汝猶擱有理，真是一派胡言！自古以來，佗一位文人敢如此作答！

金聖歎：別人不能，並不表示我人瑞不能！

金源張：汝…汝…真是放肆！

△金源張見金聖歎狂妄模樣，恨不得好好教訓這不受教兒子。金聖歎見父親盛怒，一時慌了手腳，不小心把懷中『西廂記』掉落在地上！

△金源張拾起書來一看，簡直氣炸了肺！

金源張：小畜牲！汝做的好事，竟然阿敢看這種「淫書」！

△金聖歎一聽父親竟然評『西廂記』為「淫書」，一時難以接受，和父親辯了起來。

金聖歎：爹！『西廂記』絕非「淫書」！

金源張：書中盡是男女之情、淫詞豔句！猶敢說不是「淫書」！

金源張：男歡女愛，本是天生地長！《詩經》中也有描寫男女情感，頭篇〈關雎〉便是！才子佳人互相傾慕，是合乎自然『必至之情』！有人卻曲解其意，枉加譴責，實在是無『順乎天意』！

金源張：還在巧辯！真是歪理！

金聖歎：雖是歪理，也是合理！何況，『西廂記』在咱金家嘛正在演出當中！

金源張：啥？咱家！哪有？

△金聖歎決定要戲謔父親，義正詞嚴緩緩道出此番見解。

金聖歎唱： 【下凡】

爹你本姓張家郎，俊俏少年展才風。

阿娘正是崔家女，貌似鶯鶯情意長。

夜半私會在西廂，情投意合訴情衷，

毋免紅娘來牽線，郎才女貌配成雙。

△金源張一聽，金聖歎道出自己年輕時的往事，不覺羞澀滿面！

一旁老管家也掩著嘴偷笑！

金源張：是啥佢汝說遮……？

金聖歎：當然嘛是最講道理，最守信用崔老夫人，外嬖！

△金源張原本想好好教訓兒子，但此時已無法下台，幸好屋內僕人來報，貴客來訪！

家僕：老爺！雲老爺帶著雲小姐來訪！

金源張：雲佬來了！來得好啊！

△金源張趁機忙到前堂迎接舊友，臨走前還不忘想再說金聖歎幾句，金聖歎見狀，立刻做出恭送父親身段。又把金源張弄得啞口無言！

△金聖歎見父親走後，拾起引起父親怒斥的『西廂記』，輕拍書上灰塵，愛憐翻閱。）
金聖歎：『西廂記』不同小可，乃是天地妙文啊！怎能說伊是「淫書」？

△金聖歎心思全在『西廂記』上，不知背後來了嬌客一雲瓊兒。雲瓊兒一身素淨，貌美如花，她見金聖歎專注模樣，嫣然一笑，悄悄伸手將『西廂記』自金聖歎手中抽離！)

△一旁丫環手執托盤，上面放置一組精緻酒壺及玉杯！放在石桌上，掩著口偷笑識趣下場！

雲瓊兒：好呀！金大哥汝又佇咧偷看『西廂記』！

△金聖歎一見來得是青梅竹馬雲瓊兒，不禁露出欣慰笑容！

金聖歎：我一個好瓊妹，汝著甬擱戲弄愚兄囉！咦？今仔日毋是佳節假日，雲伯父哪會帶汝來阮家作客？

△雲瓊兒翻了翻手中『西廂記』，笑盈盈，眼珠一轉！

雲瓊兒：我毋是來度假，而是來「避難」！閣過兩工就是阮二娘个壽誕，厝內要為伊大開宴席，爹爹驚我會閣佢伊起衝突，特別將我送來金兄宿內好避免衝突災難！

金聖歎：汝佢二娘，經過這濟年，猶是水火不容？

雲瓊兒：誰叫伊，一心才想欲取代阮阿娘佇雲家地位！

△雲瓊兒陷入回憶中，臉色稍黯然，不屑道出繼母作為。

雲瓊兒：阮阿娘！才華滿腹，豈是二娘遮種空有外貌个浦柳，可以比併个。

會記得奶母有說過，阿娘生我那日，花園中阿娘最愛个瓊花嘍好盛開。所以阿娘就為我號名「瓊」兒，又用瓊花露水釀了一罈「瓊花露」，埋佇咧瓊花樹下。遺憾个是，阿娘卻袂當親喙喝到遮罈酒，就仙逝囉。所以自細漢，我哪咧思念阿娘就會走去花園中瓊花邊，放聲大哭！

△雲瓊兒說到最疼他的母親，紅了眼眶，看到金聖歎同情眼光，立刻用袖口擦了下臉頰，轉移話題。拿起石桌上精緻酒杯，倒了一杯瓊花露。柔情遞給金聖歎。

雲瓊兒：遮回我有對厝內，帶來二壺「瓊花露」，一壺已經送予金伯父，伊現在已經跟爹爹作伙，咧把酒言歡！另外一壺，就請金大哥好好評鑑，我親手釀的「瓊花露」。

△金聖歎欣喜的從雲瓊兒手中，接過一杯「瓊花露」，輕酌後，讚聲連連！

金聖歎：果然是好酒！甘甜、香醇！瓊妹巧手藝！

△雲瓊兒聽到金聖歎讚美，羞澀中不忘再戲弄金聖歎。看了下手中『西廂記』。

雲瓊兒：方才，我才剛入門，管家著講，大哥因為偷看『西廂記』，乎伯父責備，沒想著……大哥汝不但是咧偷看，猶擱在書中一一評點，金大哥汝真是大膽！哪予伯父知情，一定是家法伺候！拍得汝骨折肉裂！

金聖歎：別人不知『西廂記』是至品，我著不相信瓊汝會不知這其中奧妙！硬要把『西廂記』冠上「淫書」罪名，實在是太不風雅！

雲瓊兒：是真的嗎？

金聖歎：不信，瓊妹汝好好評賞！

△金聖歎要雲瓊兒仔細欣賞『西廂記』，待雲瓊兒在花園中石凳坐下，用心觀看『西廂記』時，金聖歎看著雲瓊兒專注神情，愛慕之情油然而生！

金聖歎唱：【山伯英台】

儷靚容貌如瓊花，笑似芙蓉離塵凡，
水仙難比伊幽淨，江梅似同其清閒。
千點真珠擊素華，一環明月破香葩，
東方萬木競紛飛，天下無雙獨此花。

△雲瓊兒專心看完金聖歎評點的『西廂記』後，讚嘆連連！猛抬起頭，正巧和金聖歎癡迷眼神碰個正著，雲瓊兒羞澀的立刻將眼神避開！)

雲瓊兒：『西廂記』果然是妙品！

金聖歎：對！堪稱才子佳人的張生和鶯鶯，偶然相見，而又相憐，相悅，這纔是乎人會動體憫的。卻有人妄加譴責，實在是不『順乎天意之快事』。『有情人終成眷屬』，這是我所追求的。待我將來有機會時，一定要將『西廂記』當作才子書評點一只可褒袂使貶！

△雲瓊兒聽完全金聖歎一番見解後，心裡對金聖歎論點十分贊同，同時對『有情人終成眷屬』這句話，再三玩味。

雲瓊兒：『有情人終成眷屬』！金大哥天下有情人真正都能終成美眷嗎？

金聖歎：理所當然！

△雲瓊兒心裡對金聖歎也有愛慕之情，只苦於身為女子不便表明，便用話對金聖歎暗示！

雲瓊兒唱：【抒情都馬】

聽了後…金郎一語動吾情！只覺花開葉茂盛，楊柳青青好天晴！似這般…
並蒂蓮開碧波中，雙翅蝶舞萬花叢，忽南忽北又西東！梁祝情意千秋誦，
牛女傳說萬古揚！

願此景～年年俱在，歲歲天長！

(白) 但我是深閨女兒身，怎可將心意來表明！

雲瓊兒唱：自幼跟金兄兩人是尚親近，青梅竹馬好比一家親！

怕只怕歲月無情不由人，至情至愛卻不能成至親！

△金聖歎一聽瓊兒一番話，知道瓊兒對自己也有情意，不經大喜，也立刻表明心意！

金聖歎唱：我甲汝，青梅竹馬，竹馬青梅，怎會來兩分開！

待長成，不管是我，為卿為臣或為民，定要娶汝進廳門。

攜手偕老，共度晨昏！

因有汝，我望斷天涯不覺恨！

確定是，歲月有情任由人，至情至愛成至親！

△金聖歎愛憐牽著雲瓊兒的纖纖玉手，指天為證，指地為盟！

金聖歎、雲瓊兒合唱：在天願做比翼鳥，在地願結連理枝。

天長地久有盡日，此情綿綿無了時！

若負此盟忘此約，自有天地共譴之！

金聖歎：能恰瓊兒結同心，面對這良辰美景，瓊兒汝緊將琵琶拿來，我欲為汝譜曲一首，
紀念咱的情意。以後好傳給咱个囡兒。

雲瓊兒：曲名為何？

金聖歎：如今已是秋天囉，古詩云「潯楊江頭夜送客，楓葉荻花秋瑟瑟！」
此曲就將伊號名叫「潯楊秋瑟」。

雲瓊兒：好一個「潯楊秋瑟」！

△金聖歎與雲瓊兒結心相擁！

△舞台燈滅！

第三場 鴛鴦夢碎

時間：深夜

地點：金家後花園

道具：酒瓶、酒杯、盛開瓊花盆景。

人物：金聖歎、雲瓊兒、金源張、崔氏、丫環、管家

合唱： 【情海斷腸花】

山河驟變來匆匆，國恨家仇情義重。

腹中才華書萬卷，不肯低頭在草莽。

△金家花園，金源張、與崔氏愁容滿面來回踱步！

金源張：夫人啊！老管家猶未按江南轉來嗎？

崔氏：著是啊！毋知雲家情形是如何？

金源張：半年前只接到雲世兄一張報平安書信，從此音信全無！

在這戰亂時刻中，我逐日攏為雲世兄規家个安危咧操煩！

崔氏：就是焉爾！早哪知會發生這麼多代誌，就應該予人瑞跟瓊兒提早訂親！

金源張：夫人！汝今馬講遮，有何路用？

△金源張與崔氏哀哀嘆氣！

△老管家風塵僕僕進場，氣呼呼的！

老管家：啟稟老爺夫人，小的返來囉！

△金源張一見老管家，急忙忙詢問雲家概況。

金源張：老管家，辛苦囉！不知雲世兄現在情形……

老管家：老爺！哪講這雲老爺！天就黑一半，那麼好一個人，那會這麼快就去世！

△金源張一聽大驚失色！

金源張：你是講，雲世兄過身囉！

老管家：是啊！已經過身半個月囉。人嘛已經下葬！

△崔氏一聽也紅了眼眶，掩臉啜泣。金源張也神色黯然。

崔氏：這麼好的人……天公伯，真是無目矚！

金源張：管家，雲家失去家中大柱，現在是要如何是好？

老管家：哪講到這，都實在使人忿概！

金源張：按怎講，汝毋著緊講！

老管家：雲家家產，佇李自成入關時，就攏乎賊兵搶去，雲家一路逃到江南，雲老爺身染重病，一切醫藥費，都靠向雲二娘後頭厝借貸。沒想到，雲老爺一死，雲二娘就作主，要將瓊兒姑娘，嫁給……哼！講「嫁」是好聽，我看是「賣」給江南首富劉員外作細姨！

△金源張跟夫人一聽，氣得七竅生煙！

金源張：這……這捺个對！雲二娘實在太過分囉！

崔氏：對呀！欺負瓊兒這個可憐孤女！

金源張：管家！你隨備馬！我欲來去江南救瓊兒！

老管家：老爺！你免去啦！我當場就有講要替雲老爺還錢，把瓊兒姑娘接來咱家裡！沒想到雲二娘她……

金源張：她講怎樣？

老管家：她講……

崔氏：啊汝不著緊講！

老管家：雲二娘講甲有夠難聽！她講哪無聘金十萬兩，她不可能將瓊兒姑娘嫁來咱家，而且又說，改朝換代後，大少爺好好一个小官都毋願作，將來哪有啥物出脫！食咱夠夠！明知影咱兜無遮濟錢！真是聽了規腹肚全火！

金源張：十萬兩！就是將咱金家家產全賣掉，嘛不夠十分之一！

老管家：老爺！我就是知道，才會毋敢答應！尚可憐是瓊兒姑娘，逐工攏愛予雲二娘壓迫，哭的死來活去！到前天，她嘛知道咱金家个無奈，伊沒想欲拖累咱金家。她…只好頓頭答應欲嫁給劉員外作細姨！

△金源張跟夫人一聽瓊兒答應出嫁，百感交集。但金家貧困是事實，又能如何？

崔氏：我一个無緣媳婦啊！

金源張：恨啊！為什麼雲兄欲遮爾啊早死！好好一個清白女兒，就愛陷入泥沼！

老管家：二股月後瓊兒姑娘就欲出嫁！她有交待出嫁之前，會先來咱家向老爺跟夫人，猶閣有……跟少爺辭別！

崔氏：遮……人瑞哪知情，一定會痛心疾首啊！

金源張：唉！只能講是兩人無緣！可嘆啊！

老管家：唉！

△舞台在三人嘆息聲中滅去！

△舞台燈亮！在金家花園中，金聖歎獨自一人，在花園中呆坐。

△雲瓊兒一身素服與丫環上場。丫環手捧托盤神色淒然上場，緩緩將手中托盤放在桌上。在雲瓊兒暗示下，悄然下場。

△雲瓊兒見金聖歎木然表情，淺歎口氣，忽見園中一角盛開的瓊花。

雲瓊兒：今年瓊花開得真好！

金聖歎：只可惜！花好人未圓！

△雲瓊兒一聽「花好人未圓」，淚已成河，無言以對！

雲瓊兒：金兄，是瓊兒辜負你！

金聖歎：為啥物？為啥物？咱不能像鶯鶯恰張生，月圓花好！

雲瓊兒：是環境照造成，咱就愛親像元稹跟韋叢……月落花殘！

△金聖歎一聽，激動起身緊握住雲瓊兒冰冷的雙手。

金聖歎：為什麼！為什麼！有情人不能終成眷屬，還要落得天涯各一方！

雲瓊兒：怪只怪紅娘錯牽紅絲線！你咱姻緣簿上名無份！

△雲瓊兒輕移金聖歎熾熱雙手，肝腸寸斷！

雲瓊兒唱： 【寒門秋月】

(白) 金兄啊~~

二娘貪圖劉家錢，瓊兒無奈違心意，
父母雙亡能怨誰，失根落花任凋棄！
山河破碎風中絮，飄搖身如雨淋萍。
賤妾命薄如殘杏，隨波逐流萬里行！

金聖歎：恨啊！我一生狂妄，卻無能留住摯愛個人！閣敢稱啥物才高八斗？
又憑啥物目空一切？

雲瓊兒：金兄，我知道汝滿懷才華，卻不甘願與滿清遮群賊寇為伍，才會掛冠而去。金兄汝有衝天之志，然身在此亂世中，不得不任由命運牽絆！金兄，汝千萬不可失志，要將滿腹才華揚名天下！

雲瓊兒唱：【七字調】

雪中松柏愈勁節，扶植綱常在此行！
天下久無龔勝潔，人間何獨伯夷青！

金聖歎：瓊妹……只有汝尚了解我心，但我卻是違背咱個誓言！

雲瓊兒：無！咱攏無違背當年所許下誓言，這是環境造成的！
汝甘摺會記得當年，汝為我所譜「潯陽秋瑟」！

金聖歎：當然會記！只是……人事全非！

雲瓊兒：瓊兒在遮立下誓言，佇我有生之年，絕不為他人閣彈奏「潯陽秋瑟」。
無論汝咱雖身隔數萬里，天地不滅，「潯陽秋瑟」總有閣佖汝相逢一日！
△金聖歎聽完窮而一番話語後，感到欣慰，雲瓊兒已表明內心只容他一人。

取過雲瓊兒遞來「瓊花露」一仰而盡，苦笑！

金聖歎：無想到，再飲「瓊花露」，竟是如此「酸澀」！

雲瓊兒：我也無想到，咱再相見之日竟也是分手之時！

金聖歎：瓊妹！

雲瓊兒：金兄！

△兩人不捨相擁，卻驚聽報更聲響，默默分開。淚眼人對淚眼人；傷心人泣傷心人。

兩人合唱：【霜雪調轉瓊花調】

碧雲天，黃花地，西風緊，北雁南飛。曉來誰染霜林醉，總是離人淚！
恨相見，怨別離，柳絮飄，藕斷絲連。夜深月殘寒露冷，愁絕人未歸！

△在淒涼歌聲中，舞台燈滅！)

△舞台燈啟，深夜，金源張與崔氏立在花園中愁容滿面。金源張不斷輕咳！

金源張：夫人！人瑞這兩天有較振作否？

崔氏：也不是同款！天天醉！醉天天！

金聖歎：唉～隨在伊去！遮爾囡仔，心中有太濟个不平！

崔氏：自從瓊兒離開了後，一點音訊都無，莫怪人瑞會心中憂悶藉酒解愁！

金源張：夫人！妳敢會毋之瓊兒伊是用心良苦！

崔氏：用心良苦？

金源張：瓊兒會不恰咱連絡，是為著予人瑞死心，早日將伊放袂記，才能早日振作，瓊兒如今心境，絕袂比人瑞好過！

崔氏：唉～真是可憐个一對有情人！

△金源張若有所思，望著遠方，心中有了決定！

金源張：夫人！我想欲搬離京都，來去吳縣安居樂業，汝看如何？

崔氏：吳縣？路途遙遠啊！

金源張：夫人啊！改朝換代了後，朝廷採用高壓恰懷柔政策雙管齊下。以人瑞狂妄個性，毋當容忍遮不合理个代誌，一定會恰為官者起衝突！搬離這，來去吳縣，也許會當避免一寡是非！

崔氏：人瑞伊敢欲答應？

金源張：由不得伊！

崔氏：萬一那是瓊兒有消息，怕會找不到咱。

金源張：放心！哪是有心，天南地北總會相見。其實，置遮爾亂世，瓊兒不能跟人瑞結合，未必是一件缺事！

崔氏：老爺！汝哪會焉爾講？汝不是尚贊成此段婚姻？

金源張：還是佇太平盛世，此段姻緣才能有美滿結局！

崔氏：我袂當了解？

金源張：夫人啊！人瑞跟瓊兒都是生活在富裕環境中，這兩人攏是勿會曉打算過日子。如今戰亂四起，雲家破產，咱金家家產也被徵收大半去囉。這兩人在如果結合，要如何做一對貧賤夫妻！生活種種，並不是靠風花雪月著會當維持个啊！

崔氏：老爺講的是。

金源張：夫人啊！搬來去吳縣後，縣中哪有好女德姑娘，切記要速速為人瑞訂下親事，就算是目不識丁的村婦女，也無妨！

崔氏：這…人瑞一定袂答應！

金源張：婚姻之事，原本就該由父母做主！逼也要逼他答應！

崔氏：老爺，我知。夜深了！汝的身體不好，早點安歇！

△金源張不斷輕咳，夫人愛憐撫拍他的背，緩緩離去！

△天上明月如畫，金聖歎醉醒自房中開門出來。神情憔悴，令人同情！

△金聖歎走到園中，回憶起昔日情境，悲慟萬分！

金聖歎：瓊兒！我知影汝愛我振作！猶毋過是真困難啊！

金聖歎唱： **【憂愁的古箏】**

異域河中春欲終，園林深密鎖頽墉。
三更酒醒推開看，西苑花殘亂翠重！
東山雨過空青叢，一院月明如畫中。
等閑春晚芳菲歇，葉底翩翩困蝶蛹！

客去陽關竟不歸，青青楊柳又春暉，
渭城連日何曾雨，淚濕故人身上衣。
巫山亦有晴天日，神女終無夢斷冥。
結得同心依舊散，恨做元稹負鶯兒。

金風蕭蕭夜渡河，秋河粼粼朝微波。
思君知君不思我，我亦不思又如何？

△舞台燈在金聖歎愁思中，滅去。幕落！

第四場 鸚鵡情義

時間：深夜

地點：金家客廳、金家房間、吳縣街道

道具：茶杯、酒杯、筆、紙、藥碗、紡紗機。

人物：金聖歎、何氏、崔氏、金雍、金法延、丁子偉、王仲儒、
唐堯治、周江、崔謙益、賓客數位。

合唱： **【萬古流芳】**

歲月三年過匆匆，源張駕鶴往西方。

為續金家單脈親，母命難違配成雙。

△金聖歎房間，當中一對紅燭，新娘端坐床沿，金聖歎一臉無奈。

△遠方傳來二更響，金聖歎無意掀開新娘喜帕，呆坐房中，喝著悶酒。

△崔氏帶丫環上場，輕敲房門。

△金聖歎不得不起身，打開房門。立在門外的是母親崔氏與丫環，她一進門，看著呆坐在床沿媳婦，再看一眼金聖歎，不滿情緒溢於言表！

崔氏：人瑞，遮爾晚囉，為啥物猶袂緊掀開喜帕！

金聖歎：阿娘！

△金聖歎為難說著。崔氏不讓金聖歎有解釋機會，命丫環取來如意秤，交給金聖歎。

金聖歎無奈接過如意秤，把新娘喜帕掀開！

△掀開喜帕後，露出新娘子嬌羞桃花般面容，水汪汪雙瞳。崔氏滿意的直盯著新媳婦，讚美連連！

崔氏：人人都講，何家琇琇姑娘，品德出眾，如今一看，果然如此！

△崔氏欣喜拉起著新媳婦的纖纖玉手，將自己手上一隻玉鐲，套入何琇琇手腕。）

崔氏：這是咱金家傳媳傳家寶，好媳婦，望你緊替咱金家開枝散葉，早一日將這個傳家玉鐲，交給下一代。

△何琇琇一聽，頭低的更低。

何琇琇：媳婦知道。

崔氏：時候不早了，恁也該早一點安歇囉！

△崔氏說完後，轉頭看著面無表情的金聖歎，輕嘆口氣！

崔氏：人瑞，從今天起，汝就是大人了，過去總總要放下！從今天起要負起做人丈夫個責任，金家就要靠你囉！

△金聖歎聽了崔氏的話，心想要放下，何其容易？但又不能不接受成婚事實！

△崔氏交待完事宜後，和丫環退出新房。

△金聖歎只得依古禮，倒了兩杯合歡酒，送到新媳婦面前。

△何琇琇深情款款接過酒杯，仍不敢直視這個將與自己共度一生的夫婿。

△金聖歎和何琇琇喝完交杯酒後，才得正眼看妻子一眼，清秀的臉龐，嫵淑的妝扮，和那對善解人意的雙瞳，他實在找不出挑別的理由。

金聖歎：罷了！夫人！

何琇琇：相公！

△遠處傳來三更更響，金聖歎起身將紅燭滅去，舞台燈滅！

合唱： **【思君】**

紅蓼丹楓一色秋，楚雲無水共悠悠

人間萬事西風過，惟有滄江日夜流。

△舞台燈啟，在吳縣街道上，路上行人三三兩兩！)

△何琇琇手裡提著菜籃，一手挽著女兒-金法延，兩人在街道上散步。

金法延：阿娘！爹遮擺到府城為舅公祝壽，愛賴久才會煮轉來？

何琇琇：大概愛閣半股月！

金法延：阿爹毋是一向，尚看袂起像舅公這種「一時風駛一時船」無定格為官者，為啥物又攔欲去為伊祝壽！

何琇琇：話袂當焉爾講，自從婆婆過世了後，咱兜就只賸阿舅這門親戚囉。爾且七十歲是大壽辰，所以恁阿爹一定愛赴宴！

金法延：啊不攔，依阿爹个個性，我驚佇舅公哪說出啥物阿爹不愛聽的話，阿爹一定袂予舅公面子，會佻舅公洗面！到時，場面會真歹看！

何琇琇：希望遮種代誌袂發生！

△琇琇擔心金聖歎脾氣，但也無奈。此時兒子金雍子遠處走來，一見娘親跟妹妹，立刻開心接過母親手上菜籃。

金雍：阿娘！辛苦囉！我來挽就好！

金法延：阿兄，學堂下課囉。

金雍：是啊。

金法延：按怎！代替阿爹做先生，甘有威風？

金雍：小妹！汝又閣咧恥笑阿兄囉。阿爹去府城向舅公拜壽，我才能代勞。臨行前，阿爹千交代萬交代，絕不能怠忽職守，予我壓力真大。阿爹滿腹詩文，我的才情遠不如爹爹一半。說什麼威風咧？

金法延：放心！虎父無犬子！只是教幾名幼童，難不倒汝這個未來秀才郎！

金雍：小妹啊…

△何琇琇開心看著這對兄妹。金雍、法延雖有著金聖歎才氣，卻繼承了自己謙善的個性，不似金聖歎狂妄，值得安慰！

△金雍忽想起事來，從懷中取出一個錢袋。恭敬交給母親。

金雍：剛剛在路上堵著布莊朱老闆，伊要我將頂股月織布工錢拿予阿娘。

崔氏：喔！我才咧煩惱厝內袂無米囉！

金法延：這攏愛怪阿爹啦，每一遍學生哪交不出學費，阿爹攏嘛講先欠下，有錢再繳，所以十個學生中，有一半是無繳學費个。不但如此，爹爹閣愛倒貼筆墨紙書來予學生用。真是毋知阿爹算盤是按怎擱的。

何琇琇：延兒！毋通批評你阿爹个不是，伊所做代誌攏有伊个道理！吳縣百性都很散赤，農家子女因為家散，無法讀書愛作一世人青暝牛，將來欲按怎有好前途。

咱兜日子猶會當過，會當幫助別人，嘛是一種幸福！

△金法延聽完母親的話後，羞愧低下頭，但心理仍不免為母親抱屈。

金法延：只是愛辛苦阿娘汝囉！

何琇琇：袂辛苦！阿娘有恁這對好兒女，恰汝父親這款个好翁婿！閣較辛苦嘛有價值！

△一旁金雍也對母親說法贊同，他一向以父親為榮，雖然日子過的清苦，也能甘之如飴。

金雍：對啦！冠華堂韓老伯有咧講，阿爹所評論『水滸傳』真受歡迎咧！

何琇琇：真的！那焉爾，恁阿爹十年心血都無白費囉！

金法延：猶閣有，無白費阿娘夜夜紡紗織布、伴讀到深更的苦勞囉！

何琇琇：汝喔…

△在三人和樂中，舞台燈滅！

△舞台燈啟！在金聖歎舅舅崔謙益家大堂上，廳裡一片喜氣洋洋，賀壽嘉賓絡驛不絕！

△中年金聖歎一身布衣，居於錦衣賓客中，一點也不唐突，反而氣宇軒昂般的鶴立雞群！

△一群恭賀賓客趁崔謙益大壽之日，極盡逢迎拍馬之能事。

賓客甲：崔佬啊！人生七十無規位！會當像崔佬遮樣名利雙全，更是少之又少！

賓客乙：就是啊！崔佬在明崇禎時官居禮部尚書，後來又受南明相爺馬市應重用，就連今馬也受清朝賞賜，官拜禮部侍郎。真可謂是三朝元老！

△崔謙益一聽此美言，樂的開懷！)

崔謙益：哪裡哪裡！過獎囉！

△眾人皆笑開懷，唯有金聖歎沉著臉，不發一語。

△眾人見金聖歎沉默不語，不經好奇向崔謙益詢問。

賓客丙：崔佬！遮位風度翩翩倌人是…？

△崔謙益一聽有人詢問外甥名姓，想藉機拉高自己身價，便愉悅大聲介紹金聖歎不凡成就。

崔謙益：伊是我的外甥一金人瑞，字號一聖歎，乃江南第一才子！

賓客齊聲：原來是江南第一才子金聖歎，失敬！失敬！

金聖歎：哪裡！哪裡！

△其中有位賓客對金聖歎名號，感到好奇，便向他詢問。

丁子偉：久聞評點才子書，聖歎先生大名，但不知先生為何取字號為「聖歎」？

金聖歎：若問聖歎二字何義，『《論語》有兩喟然歎曰，在顏淵為歎聖，

在曾點則為聖歎，我自謂亞於曾點之流。故曰聖歎也。」

△丁子偉聽完金聖歎一番言語後，對金聖歎言論十分佩服，衷心稱讚金聖歎見解。

丁子偉：原來如此，聖歎兄真是率性而為，倜儻高奇，俯視天下個讀書人。

金聖歎：**聖歎聖歎，喟然生歎。生前既歎，死後浩歎！**

歎來如水，歎逝如煙。聖歎聖歎，盛歎勝歎！

△眾人對金聖歎名號皆為稱道。其中有位長者，想試試金聖歎文采。

老者：聖歎先生，想必先生也精於對句，老叟這裡有一對，欲請教閣下，未知意下如何？

△金聖歎一聽，要他應對何難之有？不免輕輕笑道。

金聖歎：老丈汝就講來，容我一試。

老者：「大小子，上下街，走南到北買東西。」

△這是個刁鑽絕對，要對的工整並不容易，只見金聖歎不疾不徐飲盡杯中美酒。

金聖歎：「少老頭，坐躺椅，由冬至夏讀《春秋》。」

△一旁丁子偉，聽完金聖歎對答，讚嘆重敲手中摺扇。

丁子偉：對的太好囉！「東西南北」對「春夏秋冬」，妙啊！

△眾人一聽丁子偉解釋，也跟著讚許。一旁崔謙益更是心花怒放。想這外甥會這場盛宴增色不少。

△賓主盡歡中，有人向崔謙益諂媚。

賓客甲：崔大人，令甥金聖歎乃江南才子，今日盛會何不置酒論文，讓我等一開眼界呀！

△金聖歎聽完，也不推遲，淺淺一笑，心中自有打算。

金聖歎：盛情難卻，就撰一聯吧！

△只見金聖歎揮毫潑墨，先寫下一行：「一個文官小花臉」；眾人面面相覷，崔謙益更大吃一驚，心想這小子居心何在？想搞什麼名堂？但見金聖歎不慌不忙又續寫四個大字：「三朝元老……」眾人遂面露笑容，惟獨丁子偉面露詭異神色，站得遠遠的。崔謙益更是上前衝著外甥伸出拇指誇道。

崔謙益：真人才也！

△豈料金聖歎冷冷一笑，匆匆寫完後三個字。

眾人齊唸：「**一個文官小花臉，三朝元老大奸臣**」！

△崔謙益頓時兩眼翻白手腳冰涼，氣得一句話說不出來，而金聖歎早拂袖而去。

△一旁丁子偉也掩鼻笑著跟著金聖歎離開，只留下眾人，不知如何安慰崔謙益這個壽星公。

崔謙益：真是欲氣死我！氣死我！太可惡囉！既然敢講我是老奸臣！汝遮個小畜生！太猖狂囉！

△在崔謙益怒吼中，舞台燈滅！

△舞台燈啟，在金家大廳，金聖歎跟文友丁子偉、王仲儒、唐堯治、周江一塊論文言歡！

丁子偉：金兄！汝宴席上彼對對聯，實在是太不留乎恁阿舅面子囉！

金聖歎：彼種無品狗官，我早就無當伊是親人囉！

王仲儒：做得好！寫得妙！咱漢人要是多出幾個像金兄遮樣高潔讀書人，
看清狗能猖獗到規時！

唐堯治：現在清朝官府一方面招攬隱逸之士、恢復科舉。表面上是大開納賢之門，另一方面下卻又屠殺佞鎮壓反抗個漢人、禁止結盟立社。兩面手法，伊目的就是要咱漢人屈服在伊高壓政策之下！

周江：以少數族群，來統治咱漢人。文化、風土人情皆不相同，早晚會引起人民不滿而造反！

唐堯治：就講咱今馬新來縣令任維初。聽說伊是一位聲名狼藉個酷吏，心狠手辣，草菅人命，老百姓早就對伊不滿，滿腹委曲！

金聖歎：有這款個代誌！

唐堯治：而且，伊閣非常不識禮數、霸道橫行！

周江：此話按怎講？

唐堯治：聽說伊坐轎去拜見蘇州郡守時，到郡守府，毋但毋落轎，還令轎夫將轎抬入郡守府內。轎夫不敢直闖，事後任維初以抗命嚴辦，將兩個轎夫活活打死！

周江：真是目無王法！咱吳縣來了這種縣令，老百姓哪會有好日子通過！

金聖歎：哼！真是「腳踏馬屎憑官氣」！目空一切！

王仲儒：也是金兄有遠見，早早就絕意仕進，在吳縣創立「唱經堂」，教育吳縣子民，也是正事一件！

丁子偉：金兄一不投官，二不依勢，三不經商。全靠自己一隻妙筆，可為自由身耶！

周江：自由身？怎樣解說！

丁子偉唱： **【求婚】**

酒邊多見自由身，忙閒皆是自由身！

世間難得自由身，無榮無辱自由身！

唐堯治：說得好！道不同，怎能為謀！鳳凰怎肯棲身雞群！

△一提起朝政，眾文人皆有發不完牢騷。

丁子偉：不說了！不說了！我此行京都，最大收穫，就是結交到金兄這個好友。早就拜

讀了金兄『聖歎外書』，其中評點『水滸傳』，堪稱是「直取其文心」，「略其形跡，伸其神理」。

金聖歎：丁兄真是我个知音啊！知影我是「借他人的酒，澆我心中塊壘！」。

難得今日大家相談盛歡，我就命賤內備酒！今晚大家不醉不歸！

丁子偉：好！酒逢知己千杯少！定要不醉不歸！

周江：對！不醉不歸！

唐堯治：對對！不醉不歸！

△在一片喧嘩聲中，金雍退出廳堂！廳堂燈暗去！

△金雍走廳堂，走向台舞台另一端。

△舞台上立著何琇琇、金法延正忙著整理一堆紗線！金雍走到母親身邊，為難開口。

金雍：阿娘！爹欲留人客吃晚頓！

△何琇琇一聽，也面露難色。忽然念頭一轉，伸手拔下頭上金簪交給金雍。

何琇琇：雍兒，汝緊將遮支金簪挈到鎮上賣掉，搭幾壺尚好个酒，轉來好好款待人客！

△金雍有點遲疑，看著手中金簪。

金雍：阿娘！…這…

△何琇琇見兒子遲疑，急用手推金雍一把。

何琇琇：啊攔咧躊躇什麼？緊去啊！

金雍：是！

△金法延見哥哥走後，不滿對母親抗議。

金法延：阿娘！爹真是不知輕重！厝內就欲無米囉，猶閣欲請客！

何琇琇：儻焉爾講恁阿爹！來者是客，怎能失禮？

金法延：也不閣，金簪是阿娘最愛隨身物！

何琇琇：遐只是身外之物，阿娘最愛的是恁這對懂事、體貼的好兒女！

金法延：阿娘！汝焉爾寵幸阿爹！阿爹心中卻仍然有另外一个人，實在是對阿娘太不公平囉！

△何琇琇聽到女兒提到心理隱藏痛處，也不禁神色黯然。

金法延唱： 【都馬調】

阿娘啊～汝千方百計為家庭，四處奔波，逐日得無閒。

織麻復織麻，麻多織未了。不知汝个美容顏，竟向機中用。

阿爹伊～從未體貼半句來分勞，萬事不理，只知影評書經。

唯一牽念，只有院中瓊花榮。延兒不甘，替娘來真不平！

△何琇琇聽完女兒一席話，溫柔牽起法延的手。撫慰金法延不平心靈！

何琇琇唱：延兒啊～阿娘生長在貧門，不識半字，只是一個農家女。
想當年～五穀欠收雞鴨死，全家餓肚，沒米來通止飢。
恁外公～要將阿娘賣出去，大戶人家，為奴為僕為矸婢。
恁阿嬤～金錢相助恩情重，娶我入門，甲你爹結成雙。
恁阿爹～對阿娘婚後多敬重，毋捌怨言，烏鴉來配鳳凰。
阿娘知～園中瓊花伊最愛，卻情深緣淺，鴛鴦被迫來拆分開！
阿娘我～擁有恁一對好將才，伊卻淪落他鄉，生死來攏不知！
延兒啊～恁爹對妳多疼愛，教妳讀書，從沒看輕妳是女裙釵！
到如今～朝廷無能亂臣起，可憐百姓，忍氣吞聲來渡時機。
恁阿爹～才高八斗好志氣，家事有咱，不免勞煩恁爹闢維持！

△法延聽完母親的話，體諒的輕點頭。母親一番話，暫解她心中不平。

何琇琇：來，延兒來灶腳甲阿娘闢相共！

金法延：好！

△何琇琇帶領法延下台。舞台燈滅！

△舞台燈啟！金家客廳！何琇琇在客廳裡紡紗，不斷咳嗽。金聖歎在一旁書桌上題字，聽到妻子咳嗽，放下手中筆，趨前關心。

金聖歎：娘子！看汝嗽甲遮爾嚴重！我來去請大夫來一逝，替汝節脈看袂。

何琇琇：毋免！我無要緊。

△何琇琇說完，又不斷咳嗽，勉強還要紡紗，又因劇咳而停了下來。

△金聖歎走到何琇琇身邊，握住何琇琇的手，阻止她再繼續紡紗！並摸了一下何琇琇額頭。

金聖歎：擱講無要緊！汝的額頭足燒个，一定要看大夫！

△何琇琇溫柔拉著金聖歎的手。

何琇琇：毋免啦！我只是最近較累啦，過兩工仔就會沒代誌，猶是將錢省落來予學生囡仔買一寡紙筆吧！」

△金聖歎望著年僅過四十便滿頭白髮、滿面皺紋、有氣無力的妻子，內疚和憐愛一齊湧上了心頭，禁不住熱淚雙流。

金聖歎唱：【代七字一】

婦老病體周旋久，嗽聲呻吟忍不住。
貧窮只因夫諱疾，累妻操勞而傷命。
夫子日殘漸衰容，兒女年幼全未成。
冬夏百端寒熱裡，拖磨誤汝無了時。

何琇琇：相公！汝哪會咧哭？

金聖歎：夫人！是我耽誤汝一生囉！

何琇琇：沒！汝沒耽誤我！我會當嫁給汝，我感覺足幸福！

△聽完妻子感人肺腑一番言語，金聖歎愧疚把妻子擁入懷中。

△金法延手裡端著一碗藥汁，入場。

金法延：娘！阿兄知道汝人無爽快！就趕緊去替汝拆一帖藥仔！我煎好啦，阿娘。趁熱緊來喝！

△金法延一見到母親依偎在父親懷中，她撲滋一笑！

金法延：我看愛予阿爹侍候汝服藥才是。

△何琇琇羞紅了臉，忙和金聖歎分開。

△金聖歎接過金法延手中藥汁。小心翼翼端起吹涼！

金聖歎：夫人！藥愛趁燒，緊啣！

△何琇琇忙接過藥汁，金聖歎體貼動作，讓她受寵若驚。

何琇琇：我來就好！

△何琇琇一仰便把整碗藥汁，飲盡幸福之情，言行於表。

金法延：爹！我看汝扶阿娘入房內休暍！

何琇琇：猶毋閣！這批布匹要趕予朱老闆！

金法延：娘！交予我就好！妳緊去歇暍！

金聖歎：是啦！夫人！

△金聖歎扶著何琇琇退場，金法延欣慰看著父母背影，露出笑容。

△舞台燈滅！

第五場 哭廟抗糧

時間：白天

地點：縣令大堂、金家客廳（唱經堂）、廟堂

道具：書、狀紙、大鼓。

人物：金聖歎、金雍、金法延、丁子偉、王仲儒、唐堯治、周江、
任維初、丁國治、官員、士兵、農民、村民數位。

合唱： **【新風瀟瀟】**

吳縣縣令任維初，魚肉鄉民威風凜。

年荒無糧來納稅，打得農民血淋漓！

△吳縣縣令任維初威風凜凜上場！身旁跟著衙役、吳師爺。）

任維初唱：【七字調】

官威凜凜展威風，氣壓青天出樊籠。

百姓臣服無障礙，任君直上九霄中！

△任維初威風八面，向一旁師爺王詢問糧稅事宜。

任維初：師爺！農民所欠糧稅，是不是已經納齊？

△師爺翻了一下手中帳冊。

吳師爺：已收九成，未交糧稅的農民也攏押咧大牢候審！

△任維初一聽，大怒叱責。

任維初：真是大膽！帶上來！

衙役：是！

△衙役下場，不一會帶來幾個衣衫襤褸農民。農民們一到公堂，早嚇的魂飛魄散。

△任維初坐在公堂上，手拍驚堂木，嚴厲眼神令人心寒！農民們跪在地上，被公堂上威嚴氣忿嚇的渾身發抖。

任維初：大膽刁民！猶敢抗稅！

農民甲：大人！冤枉啊！

任維初：抗稅是真！何冤之有？

農民乙：大人啊！吳縣已經半年無下雨囉！阮田裡稻仔攏乾死囉！連飯都無通食！哪有法度交糧稅？

吳師爺：胡說！為啥物別人有辦法交糧稅！恁著無辦法？

農民丙：有個人是賣家產來交糧稅个，阮厝裡都沒半樣值錢的物件通好賣！

任維初：也攏咧巧辯！法不嚴，則心不齊！今朝庭徵糧稅甚急，國課為頭等大事，若有抗稅者，本官一律以毛竹苔之？看起來本官哪無用重刑！恁是袂聽話！來人啊！拖下去用刑！

農民甲：大人！汝不管阮百姓生死，算什麼父母官！我欲去告官！

任維初：告官！我就是官啊！想欲告我？汝識字嗎？會曉寫狀紙嗎？

告官？三冬五冬！拖下去！好好重刑！

△任維初冷冷說著，衙役立刻把跪著的農民押下！

師爺：大人高明！曉得把裂開个大毛竹泡咧馬尿裏，這竹板打落去，包准伊骨折肉裂！連話攏講不出來！猶閣想欲告官！

任維初：「**閹死囡仔，也敢睏中午。**」想欲告我！「**四兩秧仔嘛著先除咧！**」

△任維初跟師爺面露得意微笑。

△舞台燈滅！)

△舞台燈啟！在唱經堂大廳，整間學堂空蕩蕩，金聖歎深皺眉頭。

△金雍上場，向前向金聖歎稟告。

金雍：阿爹！

金聖歎：雍兒！阿爹叫汝去探問遮个學生，為何會多日無來學堂上課。

到底是如何？

金雍：阿爹！實在是使人氣憤！

金聖歎：如何？緊講！

金雍：這些囚仔係个阿爹，為著無法繳納糧稅，有个被關在大牢中，

有个予任維初那个狗官拍較半死，阿閣躺咧瞑床袂振袂動！

所以遮个囚仔，哪有法度來上課！

金聖歎：可惡！為民父母，草管人命！竟是如此！

金雍：儻哪焉爾！聽說朝廷下令，糧稅是每一石收稅七升兩合。任維初令改要百姓交七

升三合，每倉多收一石，所多收三千石，攏乎伊佔為已有。這些米糧，全是吳縣

百姓的血汗。更加過分的是，任維初又將多收三千石米糧，命吳師爺，偷偷高價

賣掉，換做白銀。如此一來，朝廷嘛查無證據。

金聖歎：反了！反了！一个小小縣令，也敢如此膽大妄為！

金雍：因為蘇州府的江南巡撫大人朱國治，是伊个尊師。官官相護，吳縣百姓註定要過

苦日子！

△金聖歎一聽，義憤填膺怒斥！

金聖歎唱：【七字調】

石頭城畔草芊芊，多少癡人城下眠，

唯有金生難安寢，雪霜堆裡聽鶉鳴！

金聖歎：雍兒！汝立刻請丁伯父、王伯父、唐伯父、周伯父、來唱經堂一趟，阿爹有要

事相談！

金雍：爹！汝想欲創啥？

金聖歎：是阿爹該為吳縣百姓出頭的時候囉！

△舞台燈滅！

△舞台燈啟！蘇州文廟大堂！廟堂中大大一個「奠」字，案頭上一個香爐，上面插

著三柱清香，白色羅帳垂在舞台兩旁。

△朱國治、任維初、按臣張鳳起等大官、與地方士紳，均身著孝服上場。

合唱：【都馬哭】

順治駕崩致哀詔，昭告天下盡戴孝。

長官率屬迎跪叩，素服哭廟目屎流！

△眾官員與地方士紳，在哀樂中嚴謹上香。

△忽然在靈堂一旁，金聖歎帶領秀才們及百姓素服出現，金聖歎用力敲響廟堂中大鼓，並放聲大喊。

金聖歎：冤枉啊~~冤枉啊~~

△眾官員被這突來聲響，打亂祭祀大典。金聖歎繼續大喊！

金聖歎白：縣令無道，殘害百姓啊~~朝廷弗見，百姓受苦！蒼天呀~~

△有一些好奇官員，豎起耳朵，對這個膽大妄為金聖歎不免好奇，他到底要說接什麼？

金聖歎唱：【賣藥哭轉破窯二調】

一弗見~~人上司府衙不下轎，目中無人！

二弗見~~轎夫秉禮不施責打，為官不仁！

三弗見~~天旱欠水雜糧不收，天地無能！

四弗見~~百姓天寒三餐不繼，誰來可憐！

五弗見~~無力納稅即入黑牢，法不容情！

六弗見~~尿桶浸泡竹板刑具，慘絕人寰！

七弗見~~公堂百姓受刑慘死，草菅人命！

八弗見~~百姓委屈無處伸冤，哀鴻遍野！

九弗見~~縣令多收糧稅換白銀，監守自盜！

十弗見~~撫台包庇縣令貪弊，公理何存！

△朱國治一聽，惱羞成怒的立刻阻止金聖歎再說下去。

朱國治：住口！汝告縣令，可有人證？

眾百姓齊喊：大人冤枉！小个就是人證！

朱國治：可有狀紙？

△金聖歎立刻呈上厚厚一疊狀紙。

金聖歎：這是阮吳縣，十八名秀才，聯署狀紙，狀告任維初知縣罪狀！

△朱國治接過狀紙，面露詭異神情，冷冷說著。

朱國治：告得好！告得真好！來人呀！將任維初押下！

△眾人一聽，任維初罪收押，個個欣喜萬分，以為正義得以軒張。

△不料，朱國治話鋒一轉。

朱國治：金聖歎一千人等、擾亂廟堂，震驚先帝之靈、聚眾倡亂，殊于國法！來人啊！

將這群亂民全部拿下！不得有誤！

△頓時，眾人面面相覷，張惶失措！百姓更是大喊『冤枉！』

△官兵立刻將金聖歎一千人團團圍住。）

△舞台燈滅！

第六場 身陷囹圄

時間：白天

地點：縣令公堂、金家客廳

道具：書、狀紙、大鼓。

人物：金聖歎、金雍、何琇琇、雲瓊兒、金法延、丁子偉、王仲儒、唐堯治、周江、任維初、丁國治、官員、衙役、農民、村民數位。

△縣令公堂上，按臣張鳳起、巡撫朱國治手拿金聖歎呈上狀紙，眉頭深鎖。朱國治低聲唸出狀紙內容。

朱國治：「順治十八年二月初四，江南生員為吳充任維初，膽大包天，欺世滅祖，公然破千百年來之規矩，置聖朝仁政于不顧，潛赴常平乏，夥同部曹吳之行，鼠窩狗盜，偷賣公糧，罪行髮指，民情沸騰。讀書之人，食國家之廩氣，當以四維八德為儀範。不料竟出衣冠禽獸，如任維初之輩，生員愧色，宗師無光，遂往文廟以哭之……」，真是大膽！

張鳳起：朱大人，汝看這欲如何是好？

△朱國治低頭思慮一會兒，眼珠一亮。

朱國治：無妨！好一個狂妄金聖歎，汝敢率眾上告，要我辦！我就辦一個水清魚現！來人啊！帶一千人犯！升堂！

△衙役整齊上場，立在公堂兩旁。任維初、吳師爺、金聖歎等秀才上場一千人立在公堂上。

△朱國治端坐公堂，驚堂木用力一拍！

朱國治：帶吳行之、任維初上堂！

△吳行之、任維初上前，跪在地上。

朱國治：任知縣、吳師爺，金聖歎一人狀告恁兩人盜賣公糧，佔為私有，可有此事？

吳行之：我受縣令任維初指示，將稻米四百石，換白銀五百八十兩屬實。

但所賣得白銀全數交給任維初，絕無私藏！

任維初：巡撫大人容稟！

任維初唱：【七字調】

**本官糶米是屬真，只因朝廷欠庫銀！
兵餉不足才會多徵米，實不得已而為之！**

朱國治：可有證據？

任維初：有！大人！我有官方所出憲牌！公文上述：「兵餉甚急，多徵糧米，以備不慮。」而且，每月上繳朝廷糧米、白銀。攏有清楚帳目，可供查證！

△朱國治聽完後，頻頻與陪審張鳳起點頭！

朱國治：原來如此！本官差一點就錯怪吳縣令囉！來人啊！暫且釋放任縣令與吳師爺，待本官查明事證，定還汝一個清白！

△任維初、吳行之兩人面露得意微笑。

任維初：謝大人！明察秋毫！

吳行之：謝大人！明察秋毫！

△立在一旁眾秀才，一聽任維初狡辯之詞，難以信服。金聖歎更是跳出來大喊！

金聖歎：大人！哪焉爾被任維初冤屈扑死百姓，毋就白死！

朱國治：國難當頭，本因共體時艱。恁敢抗糧稅，本就該死！

△金聖歎一聽，氣得咬牙切齒。

金聖歎：莫怪人講「官」字兩個口，按怎說攏有理！

哼！「清風不識字，何需來翻書？」

罷了！青天不在！豺狼當道！就予我這個天地不怕金聖歎來為百姓出頭！

△金聖歎氣得衝上前去，一把抓起吳師爺跟任維初，左右開弓重揍兩人！

△兩旁秀才見壯，也加入幫忙，有的架住任維初，有的拖住吳行之，有的更是趁亂，踹了兩人幾腳！

金聖歎唱：【漢調】

**啊~~青天不再氣難平，出手教訓汝老畜牲。
就算今日喪了命，黃泉路上不孤行！**

任維初唱：大膽刁民敢打官，定斬不饒眾瘟生。

要恁了殘生~~齊喪命~~

△朱國治對眾秀才突來舉動，一時不知所措，來不及阻止。只能眼睜睜看著任吳二人被眾秀才重打。一會才回過神來，大拍驚堂木制止。

朱國治：金聖歎汝敢率眾，抗打朝廷命官，實在是目無王法！來人啊！將金聖歎與眾秀才拿下，押入大牢！

△一時衙役紛紛上場，將眾人逮捕。）

△另一旁任維初、吳行之被眾人揍的鼻青臉腫，好不狼狽。

△舞台燈滅！

△舞台燈啟！在金家客廳裡，何琇琇、金法延愁容滿面在客廳坐立不安。一會金雍上場，步履蹣跚，欲哭無淚。何琇琇一見金雍回來，立刻上前詢問。

何琇琇：雍兒！有見到舅公否？伊是不是欲答應救恁阿爹？

金雍：舅公連大門嘛不肯予我入去！叫下腳手人將我趕走！擱講…

金法延：舅公是講啥物？

金雍：講伊無咱遮門親戚！

△何琇琇、金法延一聽舅父絕情，忍不住痛哭出聲。）

何琇琇：連阿舅攏焉爾講，哪擱有啥物人會恰咱兩相共？

金法延：阿娘！焉爾是欲按怎！

金雍：聽說，阿爹跟眾秀才在公堂拍了任維初以後，朱國治已經將案情上奏朝廷，阿爹恐怕是兇多吉少！

△何琇琇一聽「凶多吉少」四字，哭得更傷心，差點昏厥。一屁股癱坐在地。

何琇琇唱：【慢頭接新哭墓】

聞言有如箭穿心，有體無魂渾身冰！

我夫仗義觀實情，為民請命竟傷生！

金法延唱：可恨狗官違法事，官官相護盡循私！

百姓有冤難申訴，強押定罪誰做主？

△金雍連忙扶起痛哭的母親跟妹妹。現在他是家中唯一男丁，不得不堅強應變。）

金雍：阿娘，小妹！今馬毋是哭個時陣！愛逐家作伙想辦法救阿爹！我先來去監牢探望阿爹，再做打算！

△何琇琇忙擦乾眼淚。）

何琇琇：對！延兒！汝款一寡吃個物件，送去乎恁個阿爹。

△就在何琇琇囑咐兒子時，已屆中年雲瓊兒上場，她手裡捧著用布包著的琵琶，一身布衣，滿臉風霜。

雲瓊兒：請問，遮……甘是金家？

金雍：遮正是金家！請問遮位大娘，汝欲找啥人？

雲瓊兒：我姓雲，是人瑞故友！

△何琇琇一見雲瓊兒，心裡便猜著她就是金聖歎念念不忘的戀人！)

何琇琇：我是人瑞个家後。汝是…瓊兒！對無！

雲瓊兒：金大嫂！我正是瓊兒！

△金法延、金雍一聽到雲瓊兒名字，不免一直打量眼前這個素淨女子。何琇琇為避免雲瓊兒尷尬，忙將兒女支開。

何琇琇：雍兒！汝毋是要去探望阿爹？緊去準備！延兒！汝嘛緊去替汝大兄準備吃个物件！

△金雍、金法延走後，何琇琇誠摯將雲瓊兒請進廳裡就坐。彼此都在打量對方，一時無言，末了還是雲瓊兒先打破沉默！

雲瓊兒：大嫂！必定是知影我个來歷？

何琇琇：婆婆曾經講過。

雲瓊兒：這擺是過去个代誌囉！大嫂不通掛意在心！

何琇琇：我並沒掛意！只是不知雲姐為何…？

△雲瓊兒知道何琇琇疑問，便幫她回答。

雲瓊兒：三年前先夫過往，我不堪劉家大娘凌虐，逃出劉家，就是想欲再見金兄一面。沒想到金兄已經搬離舊居，我延路打聽，靠彈曲賺取路費，千辛萬苦，才找來這…不過…才一踩進吳縣就聽到金兄被收押噩耗！真是造化弄人！

△何琇琇一聽雲瓊兒不幸遭遇，不知怎麼全然無妒嫉之心，取代的是一份憐憫情意。

何琇琇：人瑞就是這種個性，會恰自己害死！

雲瓊兒：大嫂！金兄個性，達得欽佩！

雲瓊兒唱： **【七字調轉都馬調】**

金兄滿腹經綸卻生不逢時，正義為本痛斥虛偽。
嫉惡如仇个正人君子，至善至真至美个完人。
伊為做自己想作歹誌，講自己想講个道理，
寫自己想要的个文章，看自己想看的書記。
試問從古早到現此時，又有幾人能親像伊。
瀟灑、狂傲、放浪以及膽識過人！

△何琇琇聽完雲瓊兒一番話後，一時無語。）

何琇琇：雲姐！莫怪人瑞會對汝如此思念！汝確實比我較了解伊！

雲瓊兒：大嫂！汝千萬不通焉爾講，這幾年若沒汝的扶持，金兄嘛沒法專注完成自己多年心願！

何琇琇：雲姐！汝毋通誤解，我從來沒妒嫉意思！會當陪伴人瑞這多年，我已經心滿意足囉！

雲瓊兒：大嫂！汝个度量不止仔闊，事事項項攏袂計較！

何琇琇：今馬，最重要个是，要如何解救人瑞！拄好汝來，雲妹汝飽讀詩書，懂个一定比我較濟。凡事攏愛勞煩雲姐闢相共，替我主意。

雲瓊兒：大嫂！我是絕袂推辭！

△何琇琇握住雲瓊兒的手，兩個人形成一股相依力量！)

△舞台燈滅！

第七場 潯陽秋瑟

時間：深夜

地點：囚牢

道具：酒壺、酒杯、琵琶、盞籃。

人物：金聖歎、金雍、何琇琇、雲瓊兒、金法延、丁子偉、王仲儒、唐堯治、周江、任維初、丁國治、官員、衙役數位

△金聖歎息與眾秀才，共囚禁於監牢。面面相覷，不勝歎噓！

△丁子偉走到金聖歎面前，已然無言。

金聖歎：汝我現在是何人？

丁子偉：階下囚！

金聖歎：「囚」字按怎寫？

丁子偉：四籀輾轉內一個「人」！

金聖歎：不對！這字要唸「戲」！

丁子偉：「戲」？先生怎樣解釋！

金聖歎唱：【都馬調】

天地就是一個筐，人人生活在戲台上。

每人角色皆是不相同。悲歡離合攏嘛在戲中。

只不過，同是戲，角色皆相異。同是人，遭遇卻不相同！

那無咱這群人的悲！何來恁那群人的喜！

戲，戲，戲，戲如人生，人生如戲！

△聽完金聖歎對「囚」字註解，眾人露出難得笑容。

丁子偉：金兄真是一針見血！有幸能跟先生共囚一室，學習金兄為學道理，真是死而無怨！

△丁子偉「死」字一開口，眾人皆低頭不語，氣氛凝結。丁子偉深知自己失言了，

金聖歎見眾人黯然狀，忙出言緩頰！

金聖歎：人生一世，草生一秋。人寄於天地，生死常事！比起戲台上渾沌一生角色，起碼咱也知活得有尊嚴，活得有目的！

唐堯治：金兄說的是！但是我只要想到遮个狗官，製造冤獄、罔顧人命，卻安然逍遙法外，豈不是乾坤倒轉、善惡不分？怎不叫人感到悲哀！

金聖歎：此不是悲，而是喜！

唐堯治：不是悲，而是喜？

金聖歎唱：【莫怨命運】

生死已從前世定，是非留與後人言。

今生冤死若注定，世人豈有不瞭然？

雖遭戮來受冤屈，無人會來辱罵咱身軀！

恁今日歡喜佇咧得意，死後受人譴責是無了時！

後死勿會比先死喜，看來啊~而是更可悲！

唐堯治：說得好！留一個美名而亡，總比遺臭萬年光采！

△小獄卒阿牛上場，他悲傷進到牢房，看到金聖歎，撲通下跪。

阿牛：金先生，汝受委屈囉！

△金聖歎認出跪在面前小獄卒是昔日門生，忙上前攙扶起。

金聖歎：汝是牛伯後生阿牛！緊起來！

△阿牛一聽金聖歎叫出自己名字，淚如雨下。

阿牛：對啦！我就是阿牛！當初哪不是先生無收我个學費，教我識字，我嘛無可能會當在這作獄卒。猶毋過…無想著，會佇遮去拄著先生，早知會有今仔日，我寧可甬食遮爾頭路！

金聖歎：阿牛！這無汝个代誌，毋通遮樣想！

阿牛：先生！汝是受冤枉个！全吳縣老百姓，攏嘛知情！也不過…

△阿牛話說不下去，又泣不成聲。

金聖歎：狗官當道，視人民如芻狗！會當替老百姓請命，控告任維初，我袂後悔！

阿牛：我有聽公堂衙役大哥在講，任縣令已經無罪釋放、恢復原職！朱巡撫將先生罪狀上呈朝廷，除了狀告先生震驚先帝之靈、抗打朝廷命官、污告縣令以外…又加上…

金聖歎：加上啥？

阿牛：朱巡撫污告先生私通鄭成功，跟眾秀生結盟立社，意圖…謀反！

△金聖歎聽完阿牛話後，仰天大笑，笑的眼淚直飆！

金聖歎：意圖謀反！看起來朱國治，汝這個朱白地啊，是非要我死不可！

哈！哈！哈！

△眾人見金聖歎反常大笑，忙上前攙扶。

丁子偉：金兄！保重！

唐堯治：金兄！

△在金聖歎淒涼笑聲中，舞台燈滅！

△舞台燈啟！任維初帶著公文，尾隨衙役，威風凜凜上場。

△到獄中，冷冷瞧獄中坐著的眾秀才一眼！展開公文唸出內容！

任維初：「查金聖歎為首等十八名秀才，所犯罪狀有四：一為震驚先帝之靈，罪大惡極；二為聲言抗打朝廷命官，目無朝廷；三為編造揭帖，鼓動集眾鬧事，違反律令。四為結盟立社，私通海賊，意圖謀反。查明屬實，罪無可赦！今宣判金聖歎為首等十八名秀才，秋日問斬！妻兒、家產，俱籍沒入官府，並發配充軍遼陽，終生不得還鄉！」

△眾秀才聽完宣判後，個個臉色凝重金聖歎早已知宣判內容，反而平靜以對！

任維初：金聖歎！聽完宣判，可有話要講？

△金聖歎冷冷大笑了幾聲。

金聖歎：斷頭，至痛也；籍沒，至苦也！世上至痛至苦的代誌，我卻是仔無意中而得之真是不亦異乎！不亦快哉！

任維初：死到臨頭，猶閣咧口出狂言！

金聖歎：既知將死，何不一吐為快？我雖名叫人瑞，可惜不能活到百齡，

親眼看到你這個狗官受到應受報應！

△任維初一聽，怒火中生，原本揮起手要叫手下教訓金聖歎，但念頭一轉，來日方長，不必急在一時，有的是時間凌辱金聖歎。吩咐手下幾句，便拂袖而去。

△晚膳時間，阿牛端來簡陋飯菜，無奈送給獄中眾秀才食用。

阿牛：先生！縣令有命！三餐只能供應這些粗茶淡飯。

△金聖歎低頭一看，碗裏是半碗餿了的白米飯，碟子裡只見豆乾與花生米。明白這是任維初故意羞辱他的手段。眾秀才見這粗俗飯菜，無不皺起眉頭，不知如何下嚥。唯有金聖歎面露微笑舉箸大啖碟中菜餚，驚呼連連！

金聖歎：花生米與豆乾同嚼，大有火腿之滋味。得此一技傳矣，死而無

憾也！阿牛啊！要感謝任狗官，賞賜這麼好的佳餚！

△阿牛聽完，只能暗自垂淚，一旁監看牢卒，見無法羞辱金聖歎忿忿而去。

△不一會，金雍手提壘籃上場，阿牛淡淡打下招呼，隨即離去。

△金雍一見父親，眼淚決堤，痛哭失聲。

金雍：爹！孩兒無能！無法救爹脫險！

金聖歎：家中已經知悉宣判結果囉？

△金雍淚眼點頭！

金聖歎：乖！不能怪汝！天欲滅我，怎能逆天而行？

金聖歎唱：【十一字都馬】

自細漢，讀書經，識古人禮儀，
鰲頭佔，超人群，才華無人比。
祖國亡，易江山，才絕仕進意，
開學堂，收門生，教化人道理。
嚴官府，如豺狼，蠶食百姓錢，
惡巡撫，官官護，欲隻手遮天。
為百姓，訴冤狀，想伸張正義，
沒想到，反被擒，栽贓謀反意。
罪源由，並非是，哭廟抗糧悖，
而在於，暗世道，不容青天啟。
留不得，剷異己，命必歸陰司，
天欲滅，地愛亡，一切順天意。

**能留美名亡，也不枉我一生，狂狂妄妄、孤孤傲傲、怪怪誕誕、獨獨辟辟、
瀟瀟灑灑頂天立地的～好男兒！**

△金雍一聽金聖歎言，知道父親有太多冤屈，只能安慰父親！

金雍：吳縣百姓四處奔波，咧為爹設法，阿娘嘛規工祈求上蒼保庇。會通…免爹一死！

金聖歎：免囉！免囉！我金聖歎一生並無白活！只是…要連累一家人佇我死後，愛充軍
遼陽，受流離顛簸之苦，我實在愧為人夫，愧為人父！

金雍：爹！不通焉爾講，我恰小妹，攏以爹你个無私、正義做為為榮！

金聖歎：雍兒啊！阿爹無法乎恁過好日子，阿爹唯一會東留給恁个，唯有幾句話。

金雍：爹～

金聖歎唱：【留書調】

與汝為望當超父，如形隨影只有書。
今朝疎到天荒日，當念輯文事何如！
鼠肝蟲臂久蕭疏，只惜胸中幾本書。
聖歎只留書種在，累君青眼看何如！

△金雍知道金聖歎話中涵義，要他繼承父親遺志，將父親尚未完成評點書籍完成，

頻頻點頭卻止不住淚眼婆娑。

金雍：爹～孩兒知曉，一定會佻小妹、阿爹門生做伙完成爹个作品，好將爹一身傲骨、一生學問、傳與後人！

金聖歎：焉爾就不枉我，此生努力評點書經囉！

△金雍從壺籃中，取出一壺酒及酒杯倒給金聖歎。

金雍：阿爹！這酒…

金聖歎：也擱有酒通飲！才知自己要被斬頭的「痛」，如此又有飲酒的「快」。

兩項加起來，真是「痛快」啊！

△金聖歎淺酌，面露驚訝表情。他已嘗到酒是「瓊花露」，心中有數。

金聖歎：「瓊花露」…是瓊兒！

金雍：對！雲姨逃出劉家，好不容易才找到吳縣來！

金聖歎：瓊兒伊…好無？

金雍：雲姨伊真好，伊替阿娘寫狀紙，四處替阿爹伸冤，今馬是阿娘好幫手。

△提起瓊兒，金聖歎心中有太多感歎，往事已然。

金聖歎：延兒伊…？

金雍：爹汝放心，小妹經過這幾天與雲姨相處，伊已經會通體諒恁个感情囉。小妹無怪汝！

△金聖歎聽完後，深嘆口氣。）

金聖歎：雍兒啊！阿爹遮世人，上不愧天，下不俯地。唯一虧欠个，是汝个阿娘，伊綴我吃苦一世人，我卻是無法給伊一个做廷婿完整的心！日後，汝愛好好有孝你的阿娘，爹欠伊太多了！只好後世人償還！

金雍：爹！我會啦！

△遠處傳來更鼓聲，金雍方知時已晚，連忙告辭。

金雍：爹！我欲走囉！酒就留給你佻眾伯父飲用，另日，我才擱來看汝。

金聖歎：好…

△原本金聖歎還想交代幾句話，但話到嘴邊，卻欲言又止，只得揮揮手，要金雍快離去。

△金雍離去後，金聖歎將酒分給牢房中秀才飲用，每個人拿起裝飯的碗斟酒，有說不出的感觸。

△忽然一旁響起琵琶曲樂，眾人皆詫異樂曲從何而來？

金聖歎：是「潯陽秋瑟」！是瓊兒！瓊兒伊來囉！

△舞台漸滅去！聚照燈打金聖歎身上，不一會在舞台後方，出現瓊兒身影。她盤

坐地上，手裡彈奏淒涼琵琶樂曲。

△在「潯陽秋瑟」樂曲中，引金聖歎回到當年情境，舞台中間出現金聖歎與雲瓊兒花前月下身影，兩人翩翩深情起舞，仿佛昔日重現。

△金聖歎在幽雅琵琶聲中，悵然若失，娓娓唱出。

金聖歎唱： 【新編潯陽秋瑟】

相遇空山各自傷，墨烏兩鬢已成霜。

空彈哪管身憔悴，獨立誰知意滄桑。

千古詩名終須滅，一生遊戲不嫌狂，

何如飲盡杯中物，暫把形骸付渺茫！

（琵琶曲盡，舞台燈亮起。雲瓊兒與舞者身影消逝，金聖歎一口飲盡杯中「瓊花露」。）

△金聖歎：此生，會當重聽「潯陽秋瑟」，我死而無憾囉！

△眾秀才不解金聖歎話中涵義，只是跟著飲用「瓊花露」。

丁子偉：好酒！真是罕得好酒！

唐堯治：對！臨死之前，還能有佳釀陪伴，無冤枉！

周江：好酒！

王仲儒：酒足飯飽，人生不過如此啊！

△金聖歎深歎一口氣。

金聖歎：我一生中，飲過三遍「瓊花露」，各有不同个滋味。

丁子偉：金兄怎樣說？

金聖歎：第一次是初得的「甘美」，

第二次是失落的「酸澀」，

第三次是重逢的「苦楚」！

△眾秀才聞言，仍無法體會金聖歎話中之意，金聖歎望著牢中秀才有感而發。

金聖歎：我金聖歎佇黃泉路上，有恁遮个知己相伴，應該是袂寂寞。

丁子偉：對啊！做伙來去投胎佇另外一個自由淨土，做自由魂魄！

周江：到時就會當免受高壓，講咱愛講的話！

唐堯治：沒極權个情形下，寫咱愛看的文章！

王仲儒：沒專治个統治下，做對的代誌！

丁子偉：沒君主專制，只有民主社會！

王仲儒：對！為咱偉大未來！乾杯！

周江：乾杯！

唐堯治：乾杯！

△在眾秀才舉杯高歌下，舞台燈滅！

終場 七月飛雪

時間：白天

地點：刑場

道具：案桌、酒杯、酒壺、令旗、蓮花紙錢、火爐。

人物：金聖歎、金雍、金法延、丁子偉、王仲儒、唐堯治、周江、任維初、丁國治、張鳳起、吳師爺、劊子手、百姓、衙役數位

△舞台燈啟！金聖歎與眾秀才身著死刑囚衣，雙手被綑綁身後，插著一根死囚旗子。

△舞台兩旁立著數位衙役用刑棍隔開百姓，及跪著金雍、金法延及秀才家人們。金雍、金法延、及眾秀才家屬們身著孝服，嚎啕大哭。

△舞台中間案桌後方坐立著，殺氣騰騰的朱國治、任維初、陪監的張鳳啟、吳師爺，皆冷笑看著案下將被處斬秀才們。

△朱國治看了一下天色，手一揮，開放家屬跟秀才們道別。

△衙役才將刑棍放下，家屬們一擁而上，有的撲倒在秀才們身上，放聲大哭！有的跪在秀才跟前，悲慟不已；金雍、法延二兄妹，跪在金聖歎跟前，已哭的聲嘶力竭。

△金雍顫抖著雙手，舉著一杯酒送到父親眼前。

金雍唱：【大哭調】

豺狼當道苦難言，蒼天無眼辨識忠貞。

為民訴冤招慘死，禍國殃民無報應！

△一旁金法延哭泣燒著蓮花紙錢邊燒邊掉眼淚。

金法延唱：【送哥調轉台南哭】

一送爹親啊～欲啟程，

肝腸寸斷啊～淚不停。

蓮花指路啊～來接應，

庇祐爹親啊～往仙境。

那哎喲伊道爹親啊~~往仙境！

△金聖歎望著一對摯愛的兒女，心中縱有千言萬語，也有口難言，滿腹辛酸！

金聖歎：乖！攏不通哭！不通讓狗官看輕恁！恁阿娘呢？

△金雍邊擦眼淚，哽咽回答。

金雍：阿娘講，伊不忍看到阿爹汝身穿囚衣模樣。

金聖歎：無來也好！那沒，驚伊佇咧後世人，會袂認得我瀟灑模樣！

△金聖歎還想問瓊兒，但又問不出口。金法延洞悉父親心意。

金法延：爹！雲姨已經削髮為尼囉。伊講欲用後世人的光陰，吃菜唸經、替咱金家消災、祈福！

△金聖歎聞言淒涼一笑，欠雲瓊兒的此生已無力償還。

△金聖歎看著跪在面前一雙兒女，心中難忍。

金聖歎：**蓮（憐）子心中苦，李（離）開腹內酸！**

△金雍、金法延知道父親對中涵意，是捨不得家人。忍不住又痛哭失聲。

△金聖歎環顧四周眾秀才慘狀，終究落下悲憤淚珠。

金聖歎：我金聖歎此生，猖狂文壇，自認「**自古至今，止我一人是大材！**」

如今，卻落得身首異處，抄家沒籍下場！焉爾敢有天理？

蒼天啊！你敢有看見！

△金聖歎一聲蒼天啊！燈光變得陰晦起來，雷聲隆隆，隨即從天飄下片片雪花。

△在場眾人皆驚訝天驟變，議論紛紛。

金聖歎：七月飛雪！七月飛雪！蒼天開眼！總算天公伯予我幾分薄面，知道阮是冤枉个！

金聖歎吟唱：【吟詩調】

天公地母報丁憂，萬里江山盡白頭，

明日太陽來問弔，家家簷下淚雙流！

△金雍、金法延聽完父親的吟唱，又哭倒在父親懷中。

△公案台上官員，見天色變化，惟恐有變，著下令。

朱國治：時刻已到！將家屬趕離刑場！

△衙役們上前將家屬們拉開，金雍、金法延不捨抱著父親身軀不放，還是硬被扯開。

金雍：爹！

金法延：阿爹！

△金聖歎回頭看了朱國治一眼，他的神情又恢復昔日狂狷。

金聖歎：狗官！恁今日為了掩蓋恁个罪行，屈斬咱十八名秀才。不過，只要朝廷不改無

能作為，任由恁遮狗官橫行，猶擱會有千千萬萬像阮這樣毋驚死个烈士，會佻高壓政策來抵抗！看恁擱會當猖狂到幾時？

△眾官員一聽，皆憤懣瞪著金聖歎。

朱國治：死到臨頭！猶閣咧鐵齒銅牙槽！

就算有彼一日！恁嘛沒目睷通看著！

來人啊！拿粗糠塞滿遮規人的喙！我欲予恁死後有口嘛難言！

△在場民眾百姓大聲喊不～

△朱國治及眾官哪管民眾反應？朱國治見時刻已至，冷冷扔下令牌。

朱國治：時刻到！行刑！斬！

△數位劊子手手擲大刀，站到秀才身後，抽起秀才身後令牌。

△被衙役隔在棍後的百姓、家屬哭天搶地大叫親人名字，有的甚至昏厥。

△劊子手大刀一揮。定格！

合唱： **【終曲】**

巧將漕米賣金銀，枉法坑儒十八人！

天道好還君不悟，笕橋流血濺江濱！

文生俠骨世無論，哭廟焉知惹禍根！

縱酒著書金聖歎，才名千古不沉淪！

（後記：清世祖順治十八年，金聖歎等十八秀才殉難後，蘇州人民感懷其義行，為十八烈士立祠。時時予以祭祀！隔年，任維初以他案斬首江寧！

康熙十二年，吳三桂反，朱國治亦遭殺戮，骸骨無存！）

△舞台燈滅！

△全劇終！